

杖尖上的光

初秋的清晨，空氣沁涼，叢叢草尖上露水清冷，我第一次獨自握著白手杖站在公園入口，宛若被拋入浩瀚宇宙的一個孤寂星球。怡靜定向師溫柔的聲音響起：

“小光，記住，這根白手杖就是你的眼睛。”我手中冰涼金屬長杆，指節緊握到發白，掌心滲出的汗幾乎要潤濕了手柄。眼前無邊無際的黑暗，四面八方湧來的風聲、遠處隱約的車流、甚至自己急促的心跳，都成了蟄伏在黑暗的猛獸，伺機準備吞噬我。我顫顫巍巍的邁出第一步，白手杖在我小小身前劃著弧線，杖尖輕輕叩擊地面，發出試探的篤篤聲，如同我惶恐不安的心跳，每一步都似在深淵邊緣試探，未知的恐懼裹挾著茫然，沉沉壓著我的雙肩。

定向訓練初始，我笨拙如初學步的稚子。白手杖在我手中無比沉重，劃出的弧線時而過大，時而偏窄，完全不成章法。我艱難行走著，忽然“砰”的一聲悶響，胸口猛地撞上冰冷堅硬，劇痛瞬間彌漫開來。我狼狽不堪地探索，碰觸到凸起的消防栓輪廓，仿佛黑暗中無聲的嘲諷，我頹然倚靠，幾乎要淹沒在這無邊無際的黑暗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定向師及時趕來，重新調整我握杖的姿勢：“手臂放鬆，手腕靈活，掃動幅度要均勻，像鐘擺那樣自然。”她溫暖的話語如同黑暗裡傳遞來的救命繩索，救起瀕臨滅頂的我。她引導我來到一處空闊地，讓我反復練習劃動白手杖的幅度與節奏。白手杖在我手中終於不再如失控的野馬，漸漸聽話起來，篤篤的叩擊聲也變得穩定有序，摸索黑暗的心跳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節律。

日復一日，我執著地重複著定向的動作，在公園裡的水泥地上踱步，在導盲磚間往返穿行。杖尖磨損得發亮，我腳下也磨出了繭子，一層層的增厚，成為我踏向黑暗世界的厚實鎧甲。接著怡靜定向師開始教我辨識腳下的導盲磚：腳下傳來細長凸起如琴鍵般排列的觸感，便是直行的指引；腳下那圓點狀凸起密集如星群，則提醒我前方將有轉折或危險區域。我反復用腳底去感知，用白手杖來叩擊，在腦海中描摹著方向變換的無聲地圖。

終於，我得以在定向師的一次次陪同下走出公園，踏入真正的街巷。喧囂驟然將我包圍：汽車引擎的咆哮、行人雜沓的腳步、商店門口播放的流行歌曲……所有聲音如同洶湧潮水，衝垮了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秩序感。我頓時僵在原地，手足無措，白手杖都差點脫手滑落。

“別慌，小光。”定向師沉穩的聲音在嘈雜中為我定住心神，“試著聽，像聽音樂那樣去分辨它們的方向和遠近。”我深呼吸，努力凝神捕捉：尖銳的喇叭聲刺破空氣，來自左前方；身邊掠過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帶著風的氣息；遠處模糊的旋律，像浮在聲浪之上的小船。混亂漸漸沉澱，聲音的座標在黑暗中慢慢清晰起來，匯入我心中那幅日益複雜的聲音地圖裡。

然而真正的考驗，是一場不期而至的冷雨。那天我獨自練習，走在半途，密集的雨點劈啪砸落，冰冷瞬間浸透衣衫，寒氣直刺骨髓。而街上的喧囂仿佛也被雨水沖刷殆盡，行人匆忙避雨，車輛也稀疏下來，我賴以辨識方向的聲音線索突然模

糊。雨聲吞噬一切，腳下的地面線索濕滑難辨。我陷入一片混沌的寂靜，完全迷失了方向，恐懼攫住了我的心臟。我像被遺棄在孤島，雨水冰涼刺骨，我徒勞地轉著圈子，白手杖無助地敲打著濕漉漉的地面。世界縮小到只有雨聲和我急促的呼吸，絕望如墨汁滴落心湖。這時，定向師那句“黑暗不是敵人，而是你的空間”如驚雷般在腦海炸響，為我帶來一絲微光般的鎮定。我強迫自己停下腳步，屏息凝神，慢慢去捕捉到一絲微弱卻持續的餐廳冰箱馬達的嗡鳴。循著那聲音，我如同抓住救命稻草，終於一步步挪到了那家小店熟悉的雨棚下，倚靠著冰冷的牆壁，全身濕透，狼狽不堪，但我心裡卻生發出一股堅韌的、屬於我的微光！

之後的日子，我仿佛被淬煉過。練習更加專注，甚至近乎嚴苛。我開始嘗試獨自去菜市場採購。那裡是聲音的迷宮：尖銳的討價還價、剁肉的悶響、塑膠袋的窸窣、活魚在盆裡掙扎的水花聲……我努力分辨著不同區域的聲場特徵，循著魚攤特有的水聲和刮鱗的沙沙聲，我摸索到了水產區；當辨識出硬幣落入搪瓷碗的清脆叮噠，我便找到了熟悉的餛飩攤。老闆笑著把熱騰騰的餛飩遞到我手中，那句“小光，今天一個人啊，真厲害！”的讚歎，仿佛冬日暖陽，瞬間驅散了長久盤踞的陰霾。手裡食物的溫度與老闆話語裡的暖意交織，直抵心窩，我心中黑暗的迷宮裡，終於鑿開了一扇透光的窗。

三個月後的定向行動畢業考核日，正值隆冬。寒風凜冽，吹在臉上如刀割。我站在起點，鄭重地摘下墨鏡，不是為了看，而是讓微弱的冬日光線灑在眼皮上，感受那一點模糊的光感與暖意。考核路線複雜，包括穿越車陣川流不息的路口、辨識公車站牌、最終抵達街心公園的長椅。我握緊白手杖，勇敢邁步向前。杖尖劃過路面，發出清脆而堅定的篤篤聲，如同我踏向黑暗世界的戰鼓。行至路口，我凝神傾聽車流的節奏，捕捉到潮汐般規律的間隙，果斷抬步，穩穩穿越。在公車站，我耐心地靠白手杖探觸站牌柱子的位置和獨特的棱角，再通過詢問確認了路線。臨近公園，腳下的觸感悄然變化——堅硬平滑的柏油路條忽消失，變成了密集圓潤的鵝卵石小徑，獨特的凸起顆粒感清晰地傳遞上來。就是這裡！我心頭一振，毫不猶豫地右轉，杖尖輕點著腳下這一片熟悉的“星空”。最終，我準確地在長椅上坐下，指尖觸到那熟悉的木質微涼與紋路。怡靜定向師的手重重拍在我肩上：“好樣的，小光！你的‘聲音地圖’和‘腳底地圖’，完成了！”

春天悄然降臨。一個普通午後，我拄著白手杖，走在熟悉的人行道上。杖尖輕靈地左右點探，仿佛擁有自己的生命。前方傳來一陣窸窣窸窣的異響，白手杖敏銳地觸碰到一片橫七豎八的障礙物——是幾輛隨意停放的腳踏車與機車。我熟練地調整步伐，輕巧地從縫隙中繞行而過。就在這時，一個略帶猶豫的聲音在身旁響起：“請問……去啟明圖書館怎麼走？”我停下腳步，循聲側過身，臉上不由自主地浮起一絲平靜的笑意。我的手臂抬起，白手杖在空中劃出一道準確而穩定的弧線，指向遠方：“一直往前走，過了第二個紅綠燈，右手邊經過小廣場，那棟大樓就是。”那聲“謝謝”帶著些許訝異和感激，飄散在溫暖的春風裡。我繼續前行，白手杖的金屬杖尖在陽光下跳躍著細碎的光點，篤篤的叩擊聲，像一串輕盈而堅定的音符，敲打在春天蘇醒的大地上。杖尖在陽光下躍動，每一次叩擊都如心跳

般準確；它磨礪過堅硬的地面，也丈量過內心的深淵。原來那微茫的篤篤聲，正是黑暗宇宙裡我為自己敲出的座標——行至今日才徹悟，所謂定向行動，並非僅僅抵達某個有形的場所。它是每一步叩問黑暗時，足下不肯屈服的尊嚴。

在我練習定向行動的初期，每當我拿著白手杖，跌跌撞撞、踉踉蹌蹌的東撞西撞的練習場景，總讓我的父母不捨又心疼，幾次他們緊抱著我，淚水滴在我手上，然而爸媽不會跟著我一輩子，倆老幫我拍去身上的灰塵，擦拭受傷的小腿血水，忍著心痛的情感糾結，還是堅定鼓勵我繼續勇敢練習定向行動與白手杖行走技能。終於我可以拿著手杖獨立行動，買東西、去上課、參加活動，雖然中間因為無障礙環境的缺乏，我仍是幾次跌的四腳朝天！但擦去身上的汙泥，抹掉心裡的困窘，我依然可以找到方向，抵達我要去的目標。

而今我摯愛的雙親相繼離世了，他們解脫了人世間的紛擾，負責任地完成了養育孩子的任務。父母沒有因為看到我練習定向時的步履維艱、傷痕累累而把我放回保護傘中，他們反而鼓勵我，一起與定向師不懈怠的進行定向行動訓練。他們看到我能勇敢地使用手杖篤定前行，縱然環境不是很友善，有時候我行動過程中，因為線索的混亂、無障礙設施的缺乏、駕駛的不禮讓，遇到種種困難情境，我還是會迷航、原地繞圈，但勇敢開口，勇於求助下，還是會有溫暖的手來幫我解救我的窘境，看著我能勇敢獨立前行，我的雙親也比較能釋懷，並坦然面對我的「盲茫人生」。